

蘭雪集

卷六之七



05469

蘭雪集卷六

慈谿

桐振嶽

遊香山記

邑東北之境香山最奇癸丑三月二十日余厚庵邀同人
駕晚潮而前天初明尚未至香山也四顧清曠與常境已
特殊復前進里餘登岸約三里至應氏別業南度橋緣溪
行三里過獅山象鼻望香山寺在隔溪篁竹閒僧舍隱隱
可見同人咸欲往厚庵曰徐之又半里至山麓自松徑透
迤升半嶺忽聞風雨聲滿屋谷厚庵曰此瀑布也轉側數
十武見飛泉破峭壁下踞石坐翫者久之秦始皇好神仙
蘭雪集

卷六

一

藏修齋

求海上三山相傳達蓬山其駐蹕所也故名之曰達蓬或
曰大蓬也予自石壁仰視計其高三倍於嶺既望香山前
進地勢險窄皆鳥道左旋若下右旋忽上泉流汨汨亂注
礧壑若與前答響而勢僅半之然回顧向所經象鼻獅山
已隱伏無所見須臾升其顛羣山遠近仰者俯者走者峙
者還顧者不可數計也而大海橫其北滄茫晦暝咫尺疑
挾風雨至者香山已然况達蓬乎山故有下佛蹟寺寺外
竹千个老梅八九株垂實累累嘗之味差苦入寺兩旁樹
雪球花爛漫可愛汲清泉者新茗禪室數閒蕭然遠也而
雷聲殷殷催人歸矣香山寺唐僧惟實建裴刺史所稱聖

蹟在石巖谷流香者也歸便道度石橋橋下小魚數十頭
如游泳鏡中悠然濠梁間意溪以北疏林斜倚芳草覆徑
蘭若二一在山半援竹上有坪盈丈自坪睨蘭若碎瓦墮
垣僅足蔽風日昔號極盛今已極衰陵谷之變何可勝道
抑登峯者必造極而後止假令窮一日之力盡探達蓬之
勝所見當更有異乃聞雷遽返中途雨比達應氏別業而
雷雨交作薄暮冒雨歸舟達蓬竟不得至焉夫香山信奇
境而達蓬又何如也

竹半閣詩話記

詩話於文藝至微以先生軼羣之材勞其神於無足重輕之地若與世之文人學士爭一日之名然者彼其中亦烏能已於是哉先生生當鼎革慨然抱不求聞達之志而又不能安居竹半閣也齊魯秦晉楚蜀幽燕靡不經歷其於勝國所以亡諸藩所以敗流寇所以僭亂一時兵燹慘酷人物彫零賸水殘山黍離麥秀舉凡觸目傷心之境無不於詩話發之物不得其平則鳴豈徒詩話云爾乎然吾又有感焉以先生之志之才僅見之此書其足以信今傳後萬無可疑乃去今百餘年閒當世已鮮知其人甚至修邑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乘者并其名而逸之向使不獲是編於荒殘滅沒之餘吾又烏知百年前邑中有先生其人者是先生百年遺稿雖欲與世之詩話竝行不得也名之傳不傳如是哉然正惟先生之信今傳後萬無可疑而僅僅以詩話自名其篇則後世以詩話知先生者又豈先生之幸也與

詩話即其吟稿絕無違礙字眼不解邑乘何故不載百年閒已然古來埋沒者寧可勝道先生諱吟字天樂別號甬仙葉氏竹半閣其栖隱處後之修邑乘者補之亦吾慈文獻之一徵也癸丑十一月撰并識

漱泉草堂記

廬阜天台之瀑天下之至奇也樵夫野老過而弗顧擾攘名利之子則又語焉而非所樂聞蓋中無所得雖至奇者不足多如有得也卽一邱一壑爲境甚常臨流嘯詠且若清福之有獨厚者此非必泉石老也其風韻固已遠矣辛酉春二月謁鏡湖董先生先生世居東莊竺峯黛秀拱峙東北隔江青山萬疊烟雲縹緲不可方物而吳澤浦適環其門門外小橋下橫立巨石潮退溪流自石步透迤十里挾潮下瀉激石躍起數仞水花四散珠簾欲碎琮琤瑤瑤夾岸風生歷一時許愈遠益清長君石舟語余曰此陸士蘭雪集

卷六

四 藏修齋

衡所云飛泉漱鳴玉也昔桂虛筠師書漱泉草堂贈吾父願足下記之後數日旣望偕石舟步小橋皓月橫空上下一色金波蕩漾懸流偈仄萬籟無聲人語俱默四顧豁然塵機頓息此雖偶焉竚立尚足移情況世居茲土者乎充斯樂也其以是爲先生之廬阜天台可也然吾觀古之人棲遲衡泌若將終身一旦得志功垂竹帛此固遇合使然無足異者若夫倫常綱紀之地亙古今而塞天地則其德爲獨至先生六世祖純德徵君至孝感天事具志乘慈溪一派大隱一勺未嘗有名勝可登臨也自漢迄今千七百餘年過其地者莫不披尋古蹟作爲詩歌以誌其慨慕流

連之意夫孰使之然哉今先生承顏聚順上下怡然誠無
忝孝子之裔登斯堂者徒角勝名山而昧其淵源所自乎
士衡詩曰至樂非有假無事澆淳樸吾且爲先生賦矣

蘭雪集

卷六

五

藏修齋

擬鮎埼亭記

物不異不傳雖異而不生通邑大都亦不傳生通邑大都而傳矣好奇之士又或以塵囂而屏其跡其山林幽僻之所產者即與衆特異而不逢好奇者賞焉其究也與一無所異者等明州多異產論者類推江珧及考漢書地理志惟鮎埼亭與鎮亭竝著釋之者曰鮎埼山名也曲岸爲埼產鮎焉廣二分長五倍廣小嶼穴其腹昔之守是郡者嘗有鮎醬之貢人珍其味之異也取以名是山復取以名是亭故曰鮎埼亭也夫鮎渺然微物耳登斯亭者俯仰林泉鳥之飛魚之游花木之清華烟雲之出沒其樂未易一二

蘭雪集

卷六

六

藏修齋

數乃命名取義若非鮎則是山無由顯而亭之建將莫知其所致使釋地諸家於一郡之大而舉一物概其全數千年來陂池臺榭之廢而興興而廢者不知凡幾而鮎埼亭巍然獨存得毋其異同而其境之異不同耶然非有好奇者品題於前鮎埼雖異烏能著乎爰爲之記以見天下如鮎埼之異者不少好奇之士當有以表之也

李東序先生祀田記

李東序先生既葬之四年其季子復天蓋先生三子至是皆盡皆無後而家素貧窶求祀產不可得也門下士董汝霖董心泉應春霆童倫五諸君謂吾師學冠多士而名艱一榜行匹古人而壽促中年甚至子亡嗣絕饗祀將失墜其痛胡可勝言遇寒食輒具麥飯相率過江澆墓如是者有年繼思爲久遠計各捐若干緡畀李君光溥權子母光溥諸君之同學而先生之族子也迄今歲置田二畝作先生祀產建議先世梅一公下四支遞值歲收其入供墓祭世世無忽而屬振嶽記其事以垂諸後嗚呼人心之不古蘭雪集

卷六

七

藏修齋

久矣一二庸妄子倡爲無忌憚之說謹愿者亦漸趨於薄而不以爲非當其受業時已幾若秦越人之相視問有師歿而躬親墓祭者乎問有墓祭不已更從而籌其祀產者乎今觀諸君所爲較東漢王成郭亮其難易尚有閒卽諸君亦未嘗以此自多然已空谷聞足音令人翫然喜矣諸君固不忍忘師光溥亦善成人美是二者皆可以厚風俗詳其始末夫豈徒爲祀無廢墜田無變置而已哉至先生之行誼與生卒葬所有家乘在不復載云

補竹圖記

江自邑西折三十里或名之竺江曰昔竺氏居此從其氏也今瀕江惟袁氏最盛竺則邑中絕少其人何居或名之竹江曰誌古蹟也西十里文亭江義與此同然夾岸皆蘆葦雜樹無一竹子嘗求其故不得而竊疑爲此說者之必有由也今乃於袁生嬾雲補竹圖得之嬾雲曰先高伯祖見陽公當明嘉靖閒宦遊歸築室江澚種竹數千个號水竹居江於是始有竹倚竹以望近則沙鳥風帆遠則丹峯碧巘潮明似鏡萬象涵空寄興蕭然不數竹中高士時二子知州邵越公方伯茂英公俱乞假歸養晨昏侍從倡和

蘭雪集

卷六

八

藏修齋

良多因號其集曰竹江詩集嗣後侍御槐眉公等集成猶蒙其號此竹江之籍籍於勝國時也順治丙戌歲焚於寇百六十年以來遺蹟了無可睹今追補斯圖幸先生記之以徵當世之能詩者雖舊觀難復庶無忘名竹意乎予謂古有是蹟而表之文人學士之心也況古蹟出自先人尤賢子孫所不容泯者見陽公之高致雖不待種竹始著而數君子以竹江號其集時人卽以竹名其江過淇園者流連綠竹烏得謂無當有無而置之且陵谷變遷數難更僕蘭亭非昔所賴右軍一序耳今有斯圖而見陽公之高致益傳子又以知兩間之待補者皆當作是觀也嬾雲苟充

斯志豈徒補竹而已哉

蘭雪集

卷六

九

藏修齋



余氏宗祠記

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自天子諸侯下至大夫士其義皆可通也後世惟天子七廟如古制大夫而下厥制漸湮今之宗祠不知起自何代按之廟制宗法皆殊廟制如大夫三士二有專主有定數宗祠則聚數百年之主於一祠遠者或上及受姓之一人其制似類祧廟而享祀又最盛且外此無他廟矣宗法惟嫡長之後世爲大宗其他雖分尊齒長莫敢主祭宗祠則以分之最尊者爲長嫡與庶無論也是二者於古禮無一是然廟制宗法不講久矣君子於通變權宜之下而蘭雪集

卷六

十

藏修齋

敦敬宗收族之情舍宗祠何從乎蘇梁余氏其先世應暘公遷自邑城越禮六公厥配朱孺人以節孝建坊子一偉玉公偉玉公生六子支派始蕃家業日隆隆起予自己酉迄甲寅館余氏與其後人交凡六年見羣從雍睦無閒同胞心儀之久矣然未有宗祠也旣尹東君聚六房羣從謀之羣從踊躍出己財權子母積若干歲至嘉慶辛未春經始壬申冬告竣其捐貲也多寡視其力其任事也勞逸視其才惟各以祖宗之心爲心故煥然翼然創數百年所未有而無難祠旣成之三年尹東君屬子記之子曰孝子之承先啓後類不外於大傳所云也余氏世有隱德重以節

孝而源益遠流益長今諸君春秋潔蠲朔望敘拜其於上
治旁治下治皆毫髮無遺憾而又爲節孝崇特祀以風勵
後人從此繼繼繩繩登斯堂者咸謂某公創議某公協謀
某公捐貲某公任事向非某某數公斯固昔之野田草露
也念及此而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然則諸君之
親親尊祖敬宗收族其意因建祠而慰其澤且與宗祠而
並永也是可以記矣

蘭雪集

卷六

十一

藏修齋

對紫圖記

丙子秋披王生簡夫對紫圖小影意其取白傅詩以勵志
叩之則曰先曾祖衡中公嘗於軒外手植花木數種百餘
年來存者獨紫薇且最盛花又最久自首夏迄仲秋望之
如絳雲在空舒卷不盡生之父每諭生云是先人手澤我
子孫所當愛護者故敬圖之以志不忘余曰甘棠勿拜偶
憩猶然況備歷百餘年之雨露風霜而爲手澤所畱貽者
乎抑簡夫之生也晚其於衡中公聲音笑貌度未及親承
也然對茲花卽儼然有一衡中公於心目閒則夫衡中公
之所深望後人而不可不敬承之者余又卽是圖而有以
蘭雪集

卷六

十一

藏修齋

觀簡夫之志矣

蘭雪圖記

向愛太白清風灑蘭雪句取蘭雪名拙集近復乞胡子晉齋繪此圖高一尺廣二尺五寸參列松竹梅不忘舊所繪三友圖也繼而自尤欲毀之客請其故曰僕六齡從先大人之江南十八歸里訓蒙二十七入邑庠四十補廩今馬齒五十七計秋闈自戊申歷丙子除壬子丁艱外凡宿矮屋七十八夜其閒俛得復失非一而日往月來忽忽不知眼之花齒之豁手之顫耳之重聽須髮之盡白也匪莪伊蔚何有於蘭望秋先零何待於雪然且圖此不適形老醜耶客曰得失遇也盛衰時也人顧自立何如耳先生古心蘭雪集

卷六

十三 藏修齋

古貌不言自芳身雖貧困而氣節凜然所稱紉秋蘭以爲佩度白雪以方潔者惟先生有焉其雷斯圖以當自狀也可予謝曰僕毫無似也味客言亦可以知所勉矣爰記而裝裱之

蘭雪圖記

節孝祠碑記

古者建學明倫旁列節孝祠俾士庶由學申詳咸得奉主與祭所以植綱常維風化也凡在節孝其亦可以無憾矣然祠爲節孝設而節孝之得入祠與否則視其子孫以爲斷使子孫無志表彰或志之而力不足又或子亡嗣絕陳請無人忽忽百年更孰遡其節孝以視俎豆有司輝煌日月者不可同日語矣且從數百年後欲上陳數百年前之行使之一體入祠雖有賢裔不能不爲例格也然因入祠無計遂聽其草木同腐微特孝子慈孫所痛恨亦何以爲綱常風化地乎此董氏宗祠之右節孝祠所由建也夫坤

蘭雪集

卷六

十四

藏修齋

道承乾言不出梱而居恆一勞一逸猶能爲家之興替況乎蚤喪所天孤帷隻影觸緒生悲有舅姑則待事有兒女則待撫卽幸處素封而幽鬱慘傷之况備矣不幸饑寒交迫老幼啼號則艱苦更難盡狀甚者子女皆無父母憐其貧而迫之嫁至以死自誓然後得免又不幸中之不幸也凡若此等尤關名檢苟非至性過人實有堅忍不拔之操豈易以節孝稱乎董君汝霖前於辛酉歲續修族譜見自孝母賢淑夫人而下節孝比肩雖前代迄今與饗學宮者不乏而以族譜校之則未入祠者其數什百於此也慨然曰載族譜者已不敵遺佚之半而其中不得與祭者復指

不勝屈縱歷年久遠未便上陳獨不可做宗祠之義而祀之乎乃與同志蒞澱議建祠堂於費而中止庚午客寓吳門念義不容已首捐五十金爲倡寄書族之商於他郡者得二百金復致書宗長與族之好義者前後共五百金存君所權子母越今歲建祠於宗祠之西偏隔以牆垣奉歷代節婦主自孝母始而蒞澱歿已數年矣度地鳩工皆定自君手君曰我何功哉將列捐貲諸君名勒石垂後屬記其始末予謂是祠也成潛德幽光自君而發歲時致祭之下孰不感歎流連知所矜尚而稱未亡人者益有以堅其志而思媿美於古人此其維植綱常風化何如也豈止爲

蘭雪集

卷六

孝子慈孫補其缺陷而已哉

十五

藏修齋

雪江歸權圖序

雪清境也雪江尤勝境也雪江歸權則一塵不著萬象皆空矣然自陳子圖之則有異陳子嘗侍其尊甫歸渡錢唐越數年旅邸觸緒追寫此圖一時能詩者皆有題贈子亦附名其後今復介王雪汀屬序予謂陳子之意徒以是爲清玩乎抑別有在也昔曾子畊泰山下阻雪不得歸作梁山操夫梁山操何爲而作哉今陳子亦旣侍尊甫而歸矣且錢唐吳越要道人之往來其地者日以千百計揆厥指歸大抵天涯遊子歲莫懷人求有依依邁父之旁者無幾也且陳子能長侍尊甫於家乎吳頭楚尾承歡者歲不過蘭雪集

卷六

十六

藏修齋

數旬回念曩昔毋亦有哀思之音若琴操者與然而題斯圖者莫之及陳子亦默默不自明子所以爲之序而不辭也

焚餘詩草序

予讀金滕而喟然歎曰武王之生周公之爲之也而非周公所得爲也然而周公亦若得爲之矣公以天下可無我不可以無王欲天下久安而長治勢不得不出請代之一途當是時公之心甚堅卽令公不幸身死萬萬無所悔卽令武王之壽未艾公徒死而無益武王或公死而武王卽旋踵其後公亦萬萬無所悔也夫以此爲臣則忠臣以此爲子則孝子以此爲婦有不爲烈婦者哉烈婦者忠臣孝子之心之所激發而成者也於徐氏玉峯而見之矣玉峯通翰墨不屑以詠絮名詩成輒焚之間有存者不過什一

蘭雪集

卷六

十七

藏修齋

之於千百卽今之所傳焚餘詩草也年二十五歸秦子振才不四歲卽夭其夭也振才之所以生也初振才貧無以給甘旨舌耕異地病醫者莫肯用藥玉峯聞之飲泣曰吾何以生爲矣苟夫生而翁姑有託吾又何以生爲立具疏禱於社神乞身代其後振才病愈而玉峯竟忽忽以卒嗚呼天道亦大難言矣昔張夫人痛椒山無罪疏請代夫死雖扼於權姦不得上聞然精誠激發捐軀不恨與玉峯豈有異耶且玉峯萬難之況更有人所不忍聞者振才無兄弟又未有嗣續翁姑皆龍鍾待養家固貧也一斗之粟一束之薪常未易隔宿辦當此之時秦氏可以無玉峯不可

以無振才設令振才一不幸翁姑能自立耶玉峯能復生
耶且使玉峯至無所依而死於振才更奚補耶嗚呼玉峯
可謂審處死所矣求死得死烈婦固然彼蒼蒼者竟從而
奪之算豈絕長續短於理誠不可誣抑修短隨化本無輕
重於其閒耶然張夫人齋志以歿而玉峯得請於鬼神未
可謂不幸矣且即使玉峯得與振才諧白首其於請代之
心復何加耶或曰婦之於夫病則侍湯藥古未有以請代
聞者嗚呼此其所以爲玉峯與

蘭雪集

卷六

十六

藏修齋

余松石聞見集後序

乙卯四月二日子以宗譜事赴邑聞松石歸葬故土悲喜交集翼日過蘇梁謁松石母夫人兼訊客中始末得遺稿百三十八首悶坐以上自題壬子十月起癸丑三月止久雨見新月以下自題癸丑四月起皆子所未見者而寄懷訥齋詩有二焉嗚呼子尚忍讀吾友詩耶憶己酉冬得松石詩解酬以七古松石大喜謂可當詩序繼見子序焚餘詩草又謂時人少此手筆諷誦不寘雖不言請序而請序之意子固知之卽其所以不遽請序之意子亦深悉之癸丑秋始爲作序冬十月復作寄懷詩一首時松石客閩省

蘭雪集

卷六

七

藏修齋

浦城往返須數月傳聞歲杪當歸省遂畱俟面質閱二月而凶問至竟不能使之一見也冥冥之中負此良友至今耿耿追歎何及獨惜松石年十四服賈自武康歷嘉善平湖乍浦溫州龍泉浦城三十年中跋涉千里以與販夫販婦逐什一之利其才智亦豈有不逮者卒之運蹇時乖側足重山峻嶺閒一潰不可收至死於道路恨未申也而其家門之況則更慘甚弟庭植早世無後孀婦孤女哀痛聲未嘗一日去耳松石止一子又於癸丑春天折女三人長者尚未及笄而老母七十有六淚眼龍鍾談往日事輒嗚咽不能成語子嘗叩承祧大事而猶子行若未有屬也此

尤松石之可悲者詩何足深論乎然松石四十始攻詩其嗜好有與人殊者壬子前歲一歸家居月餘與子唱和無虛日多至四五十首少亦二三十首卽如壬子十月後旅況較前倍寂予以音問久不通意詩興有難言者而茲集蔚然也且五言長律遠勝從前設令處順適之境天假以年其造就寧止此耶抑窮而後工詩人固若是耶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貧士佳句流傳雖篇章散軼後世樂爲表彰以彼絜此輕重得失必有能爲松石辨者矣點竄粗定節錄八十三首歸其原卷余氏俾與前集珍藏之而知松石之不泯者有在也

蘭雪集

卷六

子

藏修齋

乘查圖序

天地一大海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淼淼茫茫不知其幾萬億里生其間者或自涯而返或望洋而嘆或浮沈飄泊而莫知所止自非實有所馮必不能致遠得所馮矣風力阻之而不獲如其志之所向津且無從問也況欲窮其源乎此張茂先所爲有乘查之說也胡君雨麓譜其意爲小照四方題贈者自吳箬翁後十有八人詳哉其言之矣顧查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有查之在吾心者未嘗一日無也宋人不知此理乃求其物以實之吾不審天果可通石果可得究竟於身世何補而稱道顧勿衰耶且夫古

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之君子淵源則道德也川流則禮節也河伯則見少而海若則造乎極也當其推移枉費夫豈不憚勞一旦中流自在有不期至是而忽已至是而并不能遂止於是者此非吾心之查之無盡藏乎君向者感宋儒是亦樓說顏其軒曰人毋是亦晨夕自警若惟恐負慚天地者然然則君之查固無日不在目中而君之乘之固無日不在惕厲中也且力之所能及者心之所必欲赴力之所不及者亦心之所不容已寘身淼淼茫茫之際孑然與造物者游其勢誠若甚難然力有待者也心無待者也以無待課有待誰謂津不必問而源終不可窮乎人自見爲鑿空君自見爲蹈

實月窟天根風流斯在夫豈徒擺脫塵凡鳴一時之高致
云爾哉

蘭雪集

卷六

五

藏修齋



云爾哉

實月窟天根風流斯在夫豈徒擺脫塵凡鳴一時之高致

采芝圖序壽董翁七十

夏六月十有四日君揚董翁七十縣弧之辰也鏡溪諸君繪商山采芝圖進以侑觥此豈徒祝夫須眉皓白衣冠甚偉而已哉或問於余曰四皓之事朱子嘗疑其非儒者後人又謂四皓非太子所能屈子房特貌飾其人以動高帝其高風亮節有超出秦漢間人萬萬者然欲實指其行而概不可得持論之家又以爲亡是公焉今翁之志行歷歷爲鄉黨稱事父事兄孝友無間養寡姊終其身雖熬粥燎須者無以過交際則一介不苟取與人或有私曲求稍爲隱匿弗徇也而尊祖敬宗服勤公事尤以剛正爲族所敬

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服由是而觀翁自有得壽者在耄耋期頤固所素裕又奚取若有若無者以頌禱爲余曰由翁之德而知其壽卽由四皓之壽而知其德矣人固有名重一時而事軼於後代者亦自顧樹立何如耳史稱四人爲高帝所不能致揆厥生平丰標自在古今人同不同無深求也吾又聞翁嘗過黑石子舟破壞湍急水深石廉利侔劍戟忽躍出重淵數丈若有扶之者然後遂返權歸教子成名享家庭之樂者邇來十有餘年奕奕紫芝可以療飢駟馬高蓋其憂甚大此四皓之歌所由作也異日借諸君登堂揚觶翁其許我歌焉否乎

董孺人六十壽序

古之所稱賢媛者其大要有三曰德曰節曰才孝慈共儉修於身而浹於上下自舅姑而夫子而娣姒而子孫無一人不嘉其禮守其法德也其或早喪所天極霜雪嚴凝之候厲松柏挺特之操紅顏白髮之死靡他石爛海枯此心不朽雖所遭爲不幸苦節長畱天地矣至於夫亡子幼戶口彫零由盛之衰勢在呼吸當此而兼綜內外咸得其當俾先業不墜於前子嗣成立於後非才又烏能濟之是三者皆躬樹母儀無慚形管者也然德著矣不必節節顯矣不必才有一於此史冊已傳爲美談況集三者於一身者

蘭雪集

卷六

十四

藏修齋

乎孺人故庠生陳少溪之配而吾友董敬亭之姊也歲十月初十日爲六旬悅旦遠近以詩祝者數十人敬亭復過余乞序余謂昔所聞者如彼今孺人之詳可得聞乎敬亭曰吾晚出無兄弟惟姊善事我父母父母鍾愛之備至于歸後尤嫻婦道甘旨必潔燠寒痾癢必問自生事迄病歿凡侍奉湯藥附身附棺與夫春秋祭祀莫不盡禮盡哀盡敬不獨瑟琴靜好爲能得堂上歡心也於娣姒則敬以和有事必躬先勞苦不以冢婦自居娣婦亦愛之無間言初少溪尊甫漪園先生與我父同就時蘇郡漪園先生卒少溪聞攝其事無何自蘇郡抱疾歸中途日劇抵家甫一日

卽與姊永訣屬後事姊嗚咽不能語旣歿衞哀撫孤雖不
忍輕生而畢生之茹荼飲檠自此始矣且少溪之歿去其
二親之喪年未久而其弟大木大扮又接踵於後又皆無
子一庭三樹僅遺二雛長甥年十四次甥七齡耳死喪頻
仍變故日繁門衰祚薄形影相弔時勢之萬難無甚於斯
者姊以創深痛鉅之人罷勉維持內外咸秩然就理且追
體先姑遺意待大扮妾有加而訓子則義與恩兼未嘗有
姑息意旣二甥稍長吾挈之理舊業皆克自振拔家日起
歲時歸省捧卮酒爲壽人謂二甥善承母教焉凡此我姊
生平大略戚黨欲推原致壽之由爲將來祝意或有取於
蘭雪集

卷六

五

藏修齋

斯乎余謂孺人之德之節之才非古賢媛所難也而孺人
之無愧於古賢媛則亦於其德其節其才而見之子不孝
不可以爲子臣不忠不可以爲臣忠孝天地之大經自忠
臣孝子處之分所同然初非有驚世駭俗之爲今孺人亦
若是已矣且使孺人幸邀天眷得與所天諧白首無非無
儀中饋晏然其於德豈有不足者況節與才彰彰若是古
人有德而兼節者蓋寡有德與節而兼有才者益寡孺人
躬三善而盡之與古賢媛同不同又何如此則天之所以
厚孺人也已若夫食報將來

恩旌誥命之頒當世有能言者余可無贅云

魏孺人七十壽序

古來家道之成半資內助和氣之積多由孝敬吾讀內則至介婦有事請於冢婦而知聖人立教所以事舅姑者在所以相夫子以睦其兄弟者是在所以勸子孫無私貨無私積化澆陵爲豫順者亦無不在是是豈矯情自下哉世未有不敬舅姑而能事冢婦者卽未有能敬冢婦而不能事舅姑者其境甚邇其道甚常其事起一身其效及一家而天於是焉降之福而厚其報非天之有獨厚也如其分以償之而已矣孺人魏亦才先生女鑑齋袁公之德配也歲五月十二日爲七旬帨旦嗣君孔安等思表章母德

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爲奉觴計介其從兄茗莊屬余序余曰前五年以節孝膺旌典者茗莊伯母沈孺人也今孺人於茗莊爲叔母其德可詳述乎茗莊曰叔母年二十二于歸不逮事舅姑伯父金聲公早世吾父與叔父客外家政主於節孝我母佐之叔母事必請命未嘗有閒言年三十六叔父遠歷巴江閱六年計至叔母念五子一女之待婚嫁也節哀教養視叔父未歿時倍摯由常情而論此亦無忝古媛矣然族黨之誦法叔母者則更有在方金聲公初歿時家中落節孝無所出青年矢志飲檠茹荼艱苦難言惟我母相依若姊妹而叔母則事之如事姑嫜繼以長子孔炳爲之後命之曰

朝廷重節孝與忠義等建坊

旌表所以維風俗植綱常者義至深遠而其人之姓氏亦自此流芳千古與世無極雖曰屈於前斷無不申於後也汝嗣母一生苦節未嘗自言汝將以冬溫夏清夕膳晨羞謂盡乃子職乎有苦節而不獲

恩榮其他復何足數今雖年例未符異日其志之勿忘旣節孝臥病叔母躬親湯藥衣不解帶者積旬迨歿哭之慟自以始不逮事姑今并求事節孝不得也越丁卯冬請

旌如典叔母顧孔炳曰今而後庶稍慰汝嗣母惜不親見寵頒下錫耳其拳拳於節孝也始終如此子曰有是哉孺

蘭雪集

卷六

三七

藏修齋

人不逮事舅姑吾於其敬冢婦知事舅姑之必孝也鑑齋公雖中道棄捐吾於其和妯娌知能相夫子以睦其兄弟也嗣君五人一心吾於其尊節孝卑自牧知已有豫順無澆陵也從來中饋意氣之微其事至不足道一有不當猜嫌漸積而上下內外之性情常默移於一二婦人而莫能自主蓋兄弟之不睦由妯娌之不和妯娌之不和由禮法之不嫻彼其侍舅姑且未盡降心也又何有於冢婦而不知子孫習見倨傲不識禮義節孝爲何物其患遂有不可言者今孺人之德章章若是若莊謂爲族黨誦法不其然乎夫和氣積則福履綏當此慶篤七旬嗣君輩率諸孫奉

觴上壽綵衣繞膝其樂何如回憶當年并曰親操與節孝
共淡泊豈逆計此一日乎吾又以知食報聽諸天而德之
歷久彌光者非目前之富壽康寧所得而滿其量也茗莊
曰然願書此復諸弟爲叔母壽

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孔孺人六十壽序

甲戌孟秋七日孔孺人六旬悅旦也客有以序請者予曰孺人徒壽而已乎前此辛未壬申與長君心學館董氏論文之暇詢及家世所聞淑德懿行較他人差詳蓋節孝兼隆而卓然於豐約之外者也父廷宰公以孝謹端方重於鄉里孺人爲長女陶淑深矣年二十二歸鴻遠周君舅早世姑徐太君素著苦節孺人事之備得其歡心鴻遠君兄二人伯兄鴻業君懋遷蜀地鴻遠君與仲兄鴻謨君佐之設肆渝州二益州一所交接皆當道豪貴鄉友有落魄往遊者必應酬爲之所鴻業君性慷慨疎於財鴻遠君濟以蘭雪集

卷六

壬九

藏修齋

擗節業遂大起而鴻遠君之自蜀歸娶也年二十七家居三載舉丈夫子二復客蜀六年得輓腳病且劇歸舟次荊州而卒喪至孺人號慟屢絕徐太君泣諭撫孤始節哀旣而徐太君壽終冢婦爲繼室齒弱於孺人仲姒又善病中饋悉資理孺人而兄公常遠出門戶頗不易持孺人素敦禮法每事請命冢婦而身任其勞歲時伏臘享祀必誠朝饗夕飡飲食必均其有外事非身所及者則請告於廷宰公治之故家政井井而娣姒閒無閒言當心學十四齡鴻業君攜往成都俾與其子讀書越二年而鴻謨君歿又二年而鴻業君亦歿諸孤未習肆事所任生心渝益三肆盡

失家貧如洗而析爨焉夫炎涼驟變情所難堪孺人安之若素惟以自立爲嗣君勛嗣君亦善承慈訓心學弱冠餘入上庠次君善繪事皆筆耕以養志菽水盡歡裕如也初亦信佛旣而曰佛尚空虛於人事究何與他若三姑六婆無得至其前者遇親鄰患難與至戚喪祭嫁娶內理維艱亦助以力如己事而待從子輩尤篤愛常謂兩嗣君曰汝諸父友愛過人汝等又賴伯父撫字以長貧富命也家法可師勉之在汝曹矣故心學與羣從雖因貧析爨至今甘苦與同孺人之教也居恆奉先接下動必循禮而好勞惡逸尤出於天性而然年來孫行男女六人承命恐後然祭蘭雪集

卷六

三十一 藏修齋

祀賓客飭籩豆調膳饁猶親致精潔而絲麻紡績務身勤爲孫女課鄰里咸取則焉初孺人之稱未亡人其年甫逾旌表之例心學嘗憾爲缺典孺人曰守節婦人之分欲因此求榮不幾以早喪所天爲利耶心學乃不敢言由是觀之孺人之處貧訓子視歐母固無異至節孝而不樂外著卽求之古賢媛可多觀哉今心學方以詩文行楷虎踞詞壇一旦得志具母夫人志行攄誠上請行見

天語申揚孺人雖欲辭不得也此其爭光日月豈待建坊始重者又況區區六旬燕喜何足爲孺人多乎心學吾好友旣以是應客并以是質之心學

董敬亭六十初度序

歲十月二十有二日爲董敬亭先生六十誕辰前數月其甥顧翰芳造齋請曰先生與我舅父交幾二十載凡舅父之敬宗收族先生知之也詳且舅父平日最重先生文敢請序爲侑觥計然某之致祝與他人異自維兄弟姊妹皆倚之如父舅父視某兄弟姊妹亦與己出無間也先生其悉之乎余曰世之頌岡陵者僕知之矣子誼切渭陽不容以華言飾願詳述之而僕諦聽焉翰芳曰外祖半養公之配某祖姑也生女二長卽我母晚乃得舅父然善病幼而羸弱見者謂非壽徵而舅父承先代種德後日益栽培作蘭雪集

卷六

三

歲修齋

善降祥其來有自某等向非卯翼之恩豈有今日方先嚴之見背也伯姊尚未適人兄年十一二姊八歲某五歲弟僅二歲耳事勢倥偬我母幾不欲生舅父多方寬解以撫孤嫁女爲己任越三年我母又卒益孤露無所倚舅父卹之備至時弟齒尚穉鞠育於舅家者二年旣四叔父售先慈嫁資屬代權什一舅父曰何必然然爲諸甥計固當後數年姊適徐氏妹適柯氏篋中物多取給於此暨某等就傅舅父冀得一顯揚繼知其駑鈍也令皆習商賈轉屬親友懇懇勤勤雖某等散材自棄而舅父之心終無盡也初先嚴先慈皆浮屠欲買地輒無力中阻歲月寢久舅父曰

是不可復緩延葬師卜吉於萬家嶺大事乃畢計自二親
卽世某兄弟姊妹之嫁娶以至先人窀穸有歸無一不重
煩舅父拳拳如是是後某等歸里門歲時晉謁必詢客中
作何事交何人蓋深憫幼孤惟恐以不慎墜家聲故不自
知其諄切也而綱常名教所關維持數十年務使一無遺
憾而止者則於我姊守節事爲尤力姊年廿二適徐氏先
是其舅客死姑青年守節十餘載家中落姊爲婦不三
年而夫遽天且無子其姑曰吾止一兒今已矣奈媳何姊
矢志養姑操井臼茹荼薪相依相慰遠近稱雙節無異辭
而日用所資歲須如千金無所出舅父每年贈已資如其
數曰能守節甚善異日

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旌表下九重不但汝夫不死汝父母與有榮矣區區目前
困乏無介意然而徐氏顧莫肯爲後者前數年其姑歿姊
子影悽然常在湯藥中去年春病頗殆日以繼嗣不定爲
憂舅父曰守節二十四年而無後大義安在乃與徐族定
議得從子爲之嗣而姊如釋一重負病亦從此漸愈論者
謂微我姊則徐母之節無以終餘年微舅父則姊之節其
艱苦當更甚是舅父雖垂憫甥女而雙節得所爭光日月
且爲之定嗣續俾兩世烝嘗綿延弗替此其有功徐氏固
大而其有補名教綱常更非一家一人之事已也余曰善

哉子不言僕弗知也洪範言五福申之曰攸好德誠以天
人感召未可倖致惟仁心爲質者乃不求而自獲今敬亭
壽富康寧膝下又接踵學校將來年益高福益厚躬受
誥封行有其徵矣子獨詳陳敬亭之仁與身受之德以期
不負甄陶而并使當世好善者聞之而共勸也所見過尋
常遠甚敬亭有不欣然而滿引者乎爰次其言而爲之序

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養拙軒詩集序

余友曉漁既沒之六年余始克彙其詩而爲之序嗚呼人之可傳者僅詩也乎哉詩不足盡人而曉漁則雖欲存其詩已幾幾乎不可得此余展卷而慨然也曉漁襟期灑落爲文操紙筆立就不肯爲深湛之思詩自香山劍南外泛濫元明間遇友人案頭李杜諸集輒繙閱未數十頁輒棄去卽白陸元明詩亦然觀防風一節謂已得全體而不知元精耿耿別有所存故金石之樂時與蟋蟀之鳴竝奏然超逸自然不假雕繪卽以藻采論亦淡掃蛾眉非脂粉汗顏色者當其倚醉疾書蓬頭粗服之中自具天姿國色

蘭雪集

卷六

三四

藏修齋

按之唐宋元明較摹擬家轉神似而於古人成句隨手拈來不屑屑以雷同遷徙又直以詩爲寄焉耳傳不傳於曉漁何與哉顧余獨於詩有深感者其二昆皆名諸生皆早天遺文各百餘篇而仲氏鳳南上遡天崇國初思沈力厚不肯一字猶人馮鐵香師尤深贊之曉漁舉示余曰名成後爲梓以行世今皆安往乎數十年後改頭換面公然名士復生世有巨眼不得不以馮師之贊贊若人而鳳南十年心血自命在千古者僅供夫己氏剽竊冥冥長夜孰則起九原而白其姓氏也吾悲鳳南吾爲曉漁幸矣嗟乎詩何足重曉漁曉漁亦豈願以詩見者然猶幸非制舉所

需故不終爲枕祕曩託胡氏羣從暨戚友中爲搜羅詩稿
其從兄雨麓姚江孫梅垞購得若干篇寄余近又於王次
麓得悼亡八律統古近體共一百十二首命胡生涵彙錄
成卷雖所軼數倍所存然曉漁之性情面目猶於此見一
斑者三君力也嗚呼余與曉漁交二十餘年始見其華臚
繼見其淪落終見其抑鬱以死今昔盛衰何可勝道易簣
前數日賦七律二章中云不貧有病猶爲累旣病兼貧孰
解憂余不忍卒讀今是詩亦渺不可得回首花朝月夕倡
和情深萬不料一旦至是向非三君卽幻影浮漚都無自
彷彿然則余編是集謂山陽笛聲可也謂三生石訪情人
蘭雪集

卷六

三五

藏修齋

舊約可也世有君子以惜曉漁者惜鳳南俾遺文不盡湮
乎余又將執筆序之

南畝晚歸圖序

昔丁卯春張君氤齋寄小照屬題其圖爲漁樵問答命意雖卓而人未嘗不疑其太早計也酬酢方繁遽欲怡情山水超乎世慮之外微特勢不暇情亦似有難忍今觀南畝晚歸圖而知人之所謂早者又氤齋之所謂晚矣古之君子出不忘處當其志在四方跋涉關梁動以數千里計夫豈不憚勞人事不敢不盡也一旦如願以償自顧風塵僕僕容顏漸變翹首故鄉園林無恙雞犬不驚農夫漁父以耕以釣皆油然自得其樂而已獨匏繫天涯於此而不作返本歸原計者必非人情氤齋居蘆山之下叢篁古木環蘭雪集

卷六

三六

藏修齋

陰農莊流水小橋斜通漁艇其風景爲最勝去年冬倩丹青繪此圖而手攜幼孫於其間曰南畝晚歸云者一以爲夕陽在山一以爲田園將蕪也人固有求歸而不得者亦有可以歸而不歸者可以歸而不歸其所戀別有在矣求歸而不得雖不歸而心未能一日忘也氤齋客江以南歸程不浹旬子姪又皆侍從且歲一歸歸或閱數月於彼二者俱可脫然今將儕氤齋於農夫漁父之儔度非所以位置氤齋乃披是圖若羨夫農夫漁父而惜歸之已晚者其識誠過人遠哉夫農夫漁父日在田園而不知其樂而世之有樂乎此者往往願息而無期此達觀之士致慨於天

地之爲逆旅也

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同音集序

詩言情也以物之情觸人之情則情緣物而生以人之情
寓物之情則物緣情而著以一人之情感衆人之情則唱
和循環情與情相引而益深然古有和體無和韻唐有和
韻鮮次韻其次韻者止元白數輩耳宋人則不惟次韻且
疊韻元明迄今皆遵循焉而莫之易風會雖變遷乎要爲
唱和之情一也且情無方而韻有所縛當其冥搜一字須
斷數莖忽焉湊泊韻爲我造輒不禁欣然自得迨衆巧迭
宣而所謂無窮出清新者往往不可思議此其爲樂也何
如况乎花朝月夕勝會難常落日停雲離懷共證每一檢
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點舊章恍乎同人交集松泉入聽又不自知情之一往而
深矣昔昌黎序荆潭唱和詩以裴楊身兼節鎮謂材全而
能鉅夫情豈以貴顯深耶爰錄庚午辛未唱和若干首曰
同音集而以人影詩竹院閒吟附其後二者亦同人唱和
所爲作也其情均有難忍者諸君子願付梓以誌不忘於
戲詩之傳不傳何足論亦論其情而已矣

醉雲樓詩集序

古來有僞文無僞詩文非法言不敢言詩則緣情遣興自然流露無所強而爲夫惟無所強而爲而曾懷識見之高下乃各肖其人以出偶爾落筆底蘊盡呈叩之作者亦莫自知所由然此詩之難僞而難傳也吾讀石臺先生詩而神往矣先生少入泮屢躋秋闈氣無所發舒浪游平湖乍浦者數年繼挾醫術客姑蘇往來淞江三泖閒見海立雲垂則盪曾濯魄對鳥嘯花落則懷古思今倫紀薄而有生女感烏之作恫瘝切而有久雨刈稼諸篇觸景揮毫初無造作一經尋味倍覺悠然故口不言詩而能詩者皆知有蘭雪集

卷六

三

藏修齋

先生歸里後與大隱胡處士爲石交集中五古大半得之是時冲和古淡於詩品尤高識者謂其源出自陶公焉憶予甲子歲館水雲禪院於長君小石所讀先生五言近體格律謹嚴望而知爲前輩典型乙丑訪同學王五樹邂逅先生五樹先生長壻也時先生六旬有三言論丰采猶儼對扶風豪士數年前辱和人影詩三首又示廣人影詩十首予奉酬有云牢籠天地圖增十吐納煙霞曲疊三意到忘筌翁自喻言兼醒世我能諳皆紀實也而先生年已七十矣是冬病易簣前一日猶手披遺稿賦七律一章蓋先生生死了然獨詩情自謂不磨如是

先生絕筆有偏有越詩情竟不磨句

今春其第六壻張寄山謀付梓俾五樹子簡夫繕寫兼以
序屬予予自維於先生無能爲役然因此得盡讀先生詩
而附名其後又甚幸也爰疏其大略云爾嗟乎詩以人重
讀是集者其徒曰先生之詩也乎哉

蘭雪集

卷六

四

藏修齋

贈張氤齋序

張君氤齋子友也春二月其仲子奠階前請曰生之父幾六旬生兄弟謀豫祝敬乞言於先生子謂自壽者言初度乃慈闈難辰無燕賀理自人子言凡春秋佳日無時不奉觴上壽也觀三百篇及漢魏樂府歷歷可考豈非愛日之誠之自然流露者哉今奠階旣以序請姑卽予之知氤齋者言之氤齋家庭孝友伯兄萼樓豪邁不羈挾詩文遊四方家居之日常少仲兄陞華性謹飭不幸早世氤齋內奉二人外文門戶而產業素不豐服賈上海初亦鮮知者久之咸重其才幹親友有疑難事爲決斷輒迎刃而解其或

蘭雪集

卷六

罕

藏修齋

落魄失所則垂手援之始終無倦以故客上海者多嘖嘖稱氤齋不置顧其情常有難自遣者十年前作漁樵問答小影心口相商將擇一處焉繼又作南畝晚歸圖見意其殆繁劇難謝精華易敝而憬然於息肩之未得乎然歲時歸里與萼樓白首相對兒孫環侍洗盞迭進天倫之樂胡可紀極此固奠階所深慶也抑人子之愛親也其心無已而親之致望於其子也亦然士旣束髮讀書卽當以顯揚自任大者紀績旂常其次博一第晉一階

誥封光寵

天語褒榮使天下後世皆知食報非偶而歎想乃父之賢

於無窮也其爲親壽孰大於是夫盡吾力而命途多舛斯
付之莫可如何苟吾力一毫有所未盡此志不容便已冀
階將及時圖顯揚乎抑惟是偃仰田園酌大斗祈黃者以
爲畢乃心乎然則氤齋之壽正未有艾而冀階之壽其親
更有其大且先者吾於冀階勉之吾且於氤齋卜之矣爰
書此當贈言氤齋其以爲然否也

蘭雪集

卷六

聖

藏修齋

胡童子課序

童子名璠胡晉齋之子也生於嘉慶戊辰貌黑瘦而眼多
白四歲失恃育於伯母五歲隨父寓竹渡之畫室晉齋素
淡泊雅好圖史暇輒與童子語古今人物六歲令誦詩知
四聲兼及卦象童子得糕棗卽戲列八卦無爽者七歲授
之書性慧絕善屬對如響斯應而語極工巧數難枚舉遠
近聞其異多面課之則有夜闌人索畫袁若秋老客題詩
無茶供衆客若有酒饌先生白紙書紅字袁照丹心對
紫宸雲霞仙路近袁小風雨客舟歸細雨一簾飛燕子若
春風滿樹語鶯兒鶯歌雨裏聲多滑若燕舞風前勢

蘭雪集

卷六

聖

藏修齋

更斜書聲起萬里風雲

照亭

春色放滿園桃李課者莫不

驚歎而以關門令尹對閉戶先生

柳文

以八九十枝花對

四五百竿竹

袁邦楨

則尤膾炙人口者也憶乙亥歲訪晉齋

適座懸西溟法書余課童子云有客觀姜字應聲曰伊人

讀杜詩又烏知其過人若此乎余又聞童子謂酒以清濁

分賢聖糕之精粗似之晉齋云賢聖漫從糕裏辨應聲曰

豬龍還向學中分又嘗賦小園詩云風和日暖豔陽天一

望花光到眼前寄語時人須著意小園春色最鮮妍見者

謂解大紳詠小松正復不殊至其讀書得閒所問多出人

意表有曰問社章殷周稱人夏何獨稱后稱氏十亂註周

召稱爵與名太公稱號與名散适稱氏與名榮畢則爵而不名大顛閔天則僅以名見殷三仁亦然豈古來稱謂固當爾乎桓公殺公子糾註小白入齊使魯殺子糾稱子糾不稱子小白何歟讀司馬牛憂章曰此殆錯簡當在問君子前若既聞君子不憂不懼不宜復憂耳閔吳越春秋太王屬意季歷故名季歷曰然則前是何名閔汪謹堂所書千字文曰盤庚遷殷始改國號今不曰商湯曰殷湯何歟讀大風歌曰漢高帝止有智勇仁則吾不知也詢之曰言威加無德化可知言猛士無文德可知必如召伯之循行斯仁矣讀羽林郎篇曰既伊霍竝稱何復有此種家奴

蘭雪集

卷六

四

藏修齋

又曰曹操姦雄何可諡武馮道歷仕四朝不應諡文見除夕比戶祀竈則驟然曰何近世學王孫賈者之多也凡所議論卓有識見雖讀書未多然不可謂非幼慧童烏九歲與元吾常疑揚子夸辭今以童子觀之猶信且童子言必稱聖賢行必慕忠孝道路則以由徑爲非割肉則以不正爲嫌鄰人有邀之問字者及門却步問何故曰爾案列博具豈可論書鄰人曰各事其事耳童子不可鄰人曰然則屏博具可乎童子曰諾嗚呼此又豈徒幼慧云爾哉丙子十月病醫藥罔效其伯母憂惶莫措去胡氏半里有小庵不知其何神也自是年四月始特著靈爽凡疾病往禱者

雖危殆輒愈東西數百里中舟車日以千百計至是欲往
求焉童子止之曰仍延醫服藥耳初食粥久之漸厭其伯
撫之曰兒讀書每言孝弟今小事尚不順耶童子默然遂
飲粥至歿每問病則云稍瘥且時以詩書禮樂爲問病劇
索琴瑟不得得簫管猶倩人吹之歿之日舉家環哭張目
止之曰勿悲痛爲屬焚香徧呼家人而逝時十一月十八
日也年僅九歲越今丁丑三月晉齋彙錄其前後課句并
哭子諸作屬余序之嗚呼斯人也而竟殤也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

統觀童子所對不下七百餘聯多有勝於課句者摘錄

蘭雪集

卷六

四十五

藏修齋

於左如卧冰求鯉叱石成羊如柳葉迎風舞葵花向日
傾如明月中秋夜黃花九日天如轉眼又驚秋欲半當
頭且喜月加明如爆竹聲中催臘去梅花香裏送春回
此七歲時所得也如勿癡勿頑能忠能孝如指鹿爲馬
以羊易牛如夜靜蚊成市天空蜃化樓如萱是佳人佩
蘭爲王者香如夏雨分牛脊春風起鳳毛如紅日初升
海白雲又出山如一身都是膽三月不違仁如夢中還
有夢天上更無天如雷聲聞百里月色印千潭如學乃
終身寶人爲萬物靈如人共黃花瘦心同秋水清如學
仙兼學佛希聖更希賢如誦詩分雅頌讀易辨陰陽如

燕飛輕掠地鶴唳遠聞天如秋蛩催嬾婦蜀魄勸歸人
如百水歸東海衆星拱北辰如春潮帶雨晚來急夏木
無風晝亦涼如日月兩輪天地眼詩書萬卷聖賢心此
八歲時所得也如坐以待旦行不由徑如羣鴉棲老樹
一鶴舞青天如白眼因誰白丹心自我丹如窮途悲阮
籍陋巷樂顏回如書成鵝欲換言出駟難追如蛇足添
成累龍睛點欲飛如水入下流易人師古聖難如萍遮
水底月筆吐夢中花如開卷頻驅蠹然燈每救蛾如無
恆身不立有志事還成如風雨三椽屋烟波一葉舟如
啞人手代口高士畫成詩如名豈文章著身因忠孝傳

蘭雪集

卷六

哭

藏修齋

如夕陽臨水釣明月倚樓吟如坐久消銀燭心清貯玉
壺如滿口之乎者也一身忠孝節廉如花似美人偏愛
豔松如君子不嫌孤如重陽未放籬邊菊十月先開嶺
上梅如夢中道士何知鶴洞裏秦人便是仙如印月池
中明月印歌風臺上大風歌如瓊樓玉宇仙人宅桂殿
蘭宮帝子居如竹馬戲燈時非迎郭守火牛驅利路不
下齊城此九歲時所得也

門人王約校字

蘭雪集卷七

慈谿 柯振嶽 齊青

答裘石窗振千書

并序

石窗近寄雜說一卷云譬之奕間中偶下得數子幸國
手正之又云先生能爲青白眼又如褚季野皮裏陽秋
口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此答

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亦不能得足下下子有從
譜出者有獨出新裁者當其虎穴得子誠令人顛首一經
失著滿盤受累不少僕於奕僅分黑白耳然竊揣古來名
手非經營盡善必不輕下一子處勝勢不可有驕心處敗
蘭雪集 卷七 一 藏修齋
勢尤不可有憤心憤則急於發洩心粗氣猛徒授敵以釁
而無補於敗此卽吾儒不輕著書之意也僕於朋友志在
不欺足下不責以直率幸矣皮裏陽秋非所聞也若阮籍
青白眼傲禮法而崇放蕩尤僕所不敢效王君眉峯無奕
名而實善奕足下密邇經年何漠漠耶

石窗與王君
俱館徐氏

試轉

述僕語詳叩之

與王眉峯

寅璋書

在畦先生涸轍鮒也待西江水何及足下豈有生平舊好哉慨然持贈又豈博好施名哉且此何足爲好施正以貧而非病其人足敬耳或謂久渴者難滿腹奈何奈何比作五律一首錄呈

與胡曉漁書

葛翁介介稍坐視當索之枯魚肆矣君家兩麓宗周景伊王眉峯暨家鎮青具見古道照人僕亦稍效緜薄但此後恐不堪豫憶矣孫梅垞今之有心人相見時道僕問訊不宣

蘭雪集

卷七

二

藏修齋

又

廿二日得手書在北鄉頗殆歸後漸平復昨據阿烏云近日復發念足下與僕困厄略似兄弟既盡室人既喪兒子未知何日得力一經臥疾倍覺淒涼去冬有句苦憶亡妻因臥病足下不同此數乎又念病中易怒動覺不如己意然當下略一寬譬渙然冰釋矣此從前所熟諳者足下性和平或無慮此然養病之法亦卽此可類推比來何人診視幸珍重爲慰不宣

答孫梅垞書

來書略云前委覓客星山人詩話呈覽徽墨一函非敢
言贈異日請正時恐先生惜墨如金不肯多費刪改敢
豫進之

謝朓驚人句服膺者不止一太白也四溟點竄澄江遂爲
後來笑柄僕以此惜墨奚啻如金所貺筆華已謹貯豹囊
足下更勿謂墨磨人客星山人詩話丙夜閱之疑有劍光
繞室詩古文尚可搜羅否世有好古之士定不使日久湮
沒不宣

蘭雪集

卷七

三

藏修齋

答張萼樓書

來教宋明兩神宗以言利敗國宋南渡後尚延百餘年明雖賢如莊烈而勢已瓦解豈非萬歷之過此誠上下千古之論也然愚謂宋神宗勵精圖治志在有為不幸為王安石所誤禍變日甚中夜徬徨卒之退安石悔恨以崩明萬歷十年前張居正柄國綜覈名實幾於富強居正卒侈心弊政日以寢長然自申時行王錫爵至葉向高方從哲等其間人品才識高下不同而其不以利蠱君則一也不惟不蠱之且力諫不從激為危言危言不從而以去就爭者不一其人然而曠使稅監兩大害終神宗世未撤其視民

園雪集

卷七

四

藏修齋

變兵亂與夫封疆失守宴然若太平無事者然嗚呼此可與宋神宗同日道哉夫熙豐時皆言利小人而宋中其禍萬歷朝無一臣言利者而明自底於滅亡以是為萬歷之過也其何說之辭然而宋之後亡非安石之禍猶未烈明亡之速非萬歷之禍酷於安石也究其故元祐改政民得更生明重以天啓昏暴如水益深火益熱苟非莊烈帝繼之尚能支持十七年耶嗟乎古來好利之君其心實有不可解者唐德宗聚斂無藝以吝賞激變倉皇出走奉天之圍不為餓殍僅矣及諸道貢至復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較萬歷殆有更甚足下欲舉兩神宗為言利者戒於德宗

得無意乎敬陳管見幸足下教之

蘭雪集

卷七

五

藏修齋



得無意乎敬陳管見幸足下教之

地蔭說

丁丑秋兒子楫之侍偶言及地蔭予曰嗚呼世之惑人者何限哉聲色貨利中其所貪而愚者以之隕命功名富貴投其所向而智者以之失身遊仙禪悅五千五衍之言則幾幾統智愚而皆爲惑矣然大儒之闢之者代不乏人人苟稍畏名教尚未敢顯然附於異端也至於挾美名以文姦慝名有可居姦難豫燭雖平日自謂明理始疑終信漸入漸深卒至福未見而心已早喪者則惟風水惑人尤其也且風水之說前儒闢之豈亞於二氏哉其不能救正者二氏無父母彼爲父母安體魄孝也二氏無子孫彼爲子

蘭雪集

卷七

六

藏修齋

孫擇茆蔭慈也孝慈士君子所樂居也動之曰葬此則受生氣後必熾昌其心有不欣然者乎怵之曰是墓絕地骨將盡非速遷禍至且乏嗣其心有不竦然者乎夫發旣葬之骨昔人擬之戮屍非大不孝當不出此而因擇地之久購地之急苟吾力足辦人已勉從又違計心之安與不安此則明理之士往往未能免也吾邑富家尚風水者十之五自吾所目睹而言如綏堂胡先生則可謂不負其心者矣乾隆甲辰歲迄丙午嘗館於其家一日地師甘某偕先生猶子晚而歸酒初斟先生問曰亦有當意者乎甘某曰有叩之則曰張氏祖山彼固願售但須兼買祖墓旁大木

不惜重貲可諧也先生曰買木何居曰地爲木蔽須去之
先生艷然曰是何言歟想彼種樹時愛護多方猶恐不能
生長不知幾歷年所乃得至此今因我塋造斬伐非所聞
也願更需時日舍此他圖甘某素善飲當是時顏色消沮
舉杯不能下予與亡友曉漁皆在座竊歎地師險惡而敬
先生古道照人也久之得杜氏邨莊謂吉莫逾此杜氏索
價千金居間者日幾輩月餘將成要矣先生曰遠境吾不
能往茲相越五里願得觀焉至則敗屋八九家問穴所在
曰在祖堂之下先生默然無一語遽命駕歸謂諸子曰撤
杜氏祖堂爲我墓是可忍乎彼子孫雖貧木主固無恙一
蘭雪集

卷七

七 藏修齋

且各抱之四散勢必不能復聚今爲療貧邀重價在彼固
已甘心然我不之買木主豈有散徙之虞縱使杜氏必不
能保將別爲有力者所得吾之心無疚焉遂峻拒之此二
事皆予在館目睹者今先生墓在宅西之高原無買地費
無管守勞數十年來後嗣蒸蒸日上堪與家指爲吉地而
抑知其無意而得之也哉先生生平多善行茲二條則與
言風水有足發明者昔文公家禮載擇地云云萬季野羣
書疑辨謂其惑堪輿之邪說深信風水以是爲大賢病今
常人之識旣遜萬氏而又無先生之存心則惑且滋甚此
心得無大不可問乎汝其知之

祭 先考文 壬子十二月初七日

嗚呼有親而不能事此男數年來日夜痛心者也至今日而恨有終窮乎男自戊戌春侍父親歸家居者一載有奇己亥冬得伯兄書父親復往宜興時春秋已七十有二而男之遠違膝下自此始越三年壬寅男以五月至宜興七月歸定省者祇四十餘日又五年丁未兄歿南方是冬男至宜興欲奉父親歸不果又二年己酉兄子寧死去泰郎之生止二十七日是冬男至宜興欲奉父親歸不果嗚呼方己亥冬之遠行也兄與男書云在店在家理無二致有我在可幸無憂而父親亦以客舍久較家居差勝且取資藥石甚便故過江而不辭嗚呼孰謂變故頻乘以八十有餘之年而遭此萬難之況乎且父親之不司店事二十餘年矣至兄歿而店事已不可爲至寧死而店事尤不可爲設己酉冬舍店歸寧不足以息肩者而父親謂吾終不可以負人幸天假吾年得盡償所負乃徐議挈家而歸嗚呼親之年日高親之心日苦親之疾日增而男又遠違不獲展子職於萬一千里作客舉目誰親世態炎涼晨夕異勢兩寡一門孤兒三歲萬事縈懷舉前無後嘗賜男書云吾自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汝異日歸吾骨故鄉嗚呼人生傷心之境寧有甚於斯耶亡何輾轉牀席又半載有餘迄

今春二月八日而後乃得歸歸七十日而卽於四月十七日見背嗚呼親老不能視寢膳親疾不能侍湯藥孤寡之痛至今未已顯揚之願未知何時計十數年來得承顏膝下者僅七十日而此七十日中又以赴館頻違是在店在家總未有事親之時也蒼天蒼天恨其有終極乎至若秦郎遠依母家俟稍長終當取之歸此雖未了之事可以無遺恫也哀哉尚饗

蘭雪集

卷七

九

藏修齋

祭胡曉漁文

維嘉慶五年五月十五日亡友胡曉漁發引之期也前一日同學弟柯振嶽謹具清酌庶羞致祭於靈位前曰嗚呼曉漁之志而終於是耶富貴功名卽爲造物所忌何至迤邐困躓備嘗人世所未有而復促之以年竟齋恨以沒也嗚呼痛哉予幼從先人僑寓陽羨年十八歸里訓蒙遠近文人無一相識者君約伴枉顧拈三題角藝時乾隆四十三年也然惟君傾蓋如故非君過予即予訪君尊酒論文意氣甚得出門每追隨里餘或直送至家一笑始返時君受業馮鐵香師憐予無所就正特爲先容嗣後凡遇憂樂

蘭雪集

卷七

十

藏修齋

無分彼此君嘗曰吾兩人有一得志不作爾我見也嗚呼此言尚可憶耶君長予一歲而精力勝予遠甚自五經及左傳周官等雖頻年高閣皆背誦無遺其他涉獵類能強識不忘詩文以超逸自負凡所作無有一篇不共質者間嘗執管見批抵至往復再三君或改或否終無忤色即予之於君如此君之於予可知也而今已矣初君以親殯未葬嫂節未旌爲大感言及輒彷徨不能安坐戊午葬事竣語子曰吾釋一重負矣是冬具嫂王孺人節申院題請得貞標彤管字今春區旣建君以爲人特患無才苟稍克樹立何甘與草木同腐南閨不遇安見不利於北耶及今數

大事已畢當上赴都門或坐教或北闈一有得當亦差慰
讀書之志願其費頗重徧商之親友之有力者其慨然持
贈固無幾人而君亦自此病矣閏四月夜宿董氏齋中見
君畏寒且終夜聞嗽聲謂君病已成北土燥烈非所宜往
即相好中亦多以此諫者君俱不以為然蓋半生抑塞至
斯已極故雖明知疾作猶庶幾萬有一遇而不遽料鬼伯
之催促也嗚呼痛哉君前患嘔血平居聚飲常勸君稍節
兼規以所與太濫君曰子自介吾自通并手書酒德頌為
答嗚呼君固嗜酒亦豈真慕劉伶之達哉處君之境體君
之心誠有舍酒難自遣者然以焦勞之身供麴蘖之薰蒸
蘭雪集

卷七

七

藏修齋

一任外人譏議而概置不論人世慘傷之況又孰甚於此
前月二十二日得手書云十六日在北鄉脅痛絕而復蘇
服藥至今已十去其七可放懷廿六日晚傳聞復病次日
予奉書勸以靜養今月初二日踵門候疾見面腫氣喘語
言斷續叩以飲食每日粥數合米時已無復上京之念而
秋闈猶未忘也案頭寘病中詩三章子謂此亦耗神君曰
吾無意得之讀至不貧有病猶為累既病兼貧孰解憂子
謂君不病無此佳句君艱然曰吾言情也時宗周景伊皆
在坐既宗周邀飲子謂君坐久姑安臥未幾君強步過齋
對飲酒不盈二杯而飯尚半器嗚呼孰謂此會之遂成永

訣乎君昆季皆早喪去年四十自誦云較之兄弟我爲壽
方是時自悲自幸萬不料有今日之變也且手足旣盡彫
零德配復於五年前卽世女固年幼子復學業遠方無論
家計蕭條即求一顧侍湯藥之人而亦不可得輾轉牀蓐
形影相弔此子初二日與宗周景伊深以爲慮而君亦慨
然長歎不忍自竟其言也嗚呼痛哉雖然父兄之事曉漁
已身盡之壽夭窮通雖聖賢不能必也而子之絮聒不已
者自以二十二載之中分則朋友情猶手足自今以往安
得起曉漁而直陳胸臆乎靈其有知生死不隔尚饗

蘭雪集

卷七

十一

藏修齋

祭先考文 丁卯六月朔冥壽百歲

古稱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可必者也爲子孫者弗克負荷以繇先人之澤則可必者亦有時不可必矣此非子孫之責而誰責乎恭維我父誠敬慈和以古賢人自期惡谿刻戒浮華抑奔競奉先必孝接下必恭族誼交情終始維一雖有凶暴之徒經勸諭輒悅服其幡然從善者不一人卽有未改亦不敢復以非禮至我父前故在鄉里在宜興無論知不知無閒言蓋不獨正己以全人節卹寡以終天年捐己貲以息宗族紛爭爲遠近傳誦已也

男

蘭雪集

卷七

十三

藏修齋

通訓勉尤切嘗曰爾在家處世須謙恭循理臨事謹慎思前量後毋驕慢毋矜張毋自暴自棄修己以敬何患無成至於功名雖由天定時運亦有遲早莫犯怨尤是屬又曰爾在家大小諸事當遵朱子家訓而行自有好處在後切莫自恃聰明妄作慎之又曰古人云壽夭無非命窮通各有時謂聽命於天也故事有不遂當俟命不須煩悶悲傷試思人有失意傷情而致病者終莫挽其窮通壽夭之天也見有堂對云禮義立身勤儉成業淡泊明志寧靜養身修身之道也又曰爲人修己以敬主忠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守分安命毋作非爲勉之

勉之又曰爾在家事存忠信謹慎謙恭守法循理不諂不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是矣又曰爾旣遊庠須謹守謙恭勿樂驕樂自古器有小大審所養察所安自求多福切莫涉詞訟作中保虧品行有傷陰騭事循禮義行遵聖賢得踐有恆可也又曰爾在家教學須使士子品行端方文理可觀即爾之功也又曰爾名列官牆身受館穀鄉試豫期不得家務艱難亦非易處古言士窮見節義但願守分安貧切莫妄行非義自有好日在後思之慎之以男之駑鈍無知而屬望諄切如此迄今思之亦何事可爲我父告乎男年十三我母見背慈闈之樂渺不可得十八歸里

蘭雪集

卷七

十四

藏修齋

遂遠違膝下二十七我父八旬又不能躬詣致祝綜生平計之事親者無幾日也自壬子夏我父卽世邇來十有六年昔旣未遂鼎烹之養今復莫沾誥贈之恩青衿如故白髮漸催長使潛德幽光浮沈於里黨之口碑每一念及如夢如醉計惟隨時檢點不蹈於惡以仰體遺訓之萬一耳曾孫素學業宜興成否不敢豫期孫楫之今亦將廢書服賈欲求如我父之於男其可得耶意迫言煩聊舒積悃尚饗

先考行狀

先考諱士偉

同邑後學
王字清填

字誠中始祖正言府君由閩省莆

田縣遷居慈谿縣鳳皇山曾祖公瓚公大父汝翼公世業
儒大父有隱德歿已百年老成人猶誦說不去口生五子
伯仲祖妣王孺人出先考暨叔季繼祖妣潘孺人出先考
至性過人髫年舉止若耆儒大父以孝友仁慈器之讀書
貫串大義務實踐不獵辭華人方謂大父食報有在旋以
家落分箸迭丁內外艱乃習醫客江南宜興縣雍正十二
年甲寅年二十七元配馮孺人卒先考自大父即世雖分
箸事必稟請伯仲而叔父元宰公尤門戶所倚重時其配
亦歿先考謂之曰弟兩男一女襁褓待哺吾資弟聘金母
後時我則遲數年無害也元宰公曰弟兩男矣兄無子續
娶萬不可緩相讓逾年先考乃娶胡孺人生男二長世足
次即不孝振嶽也乾隆初設藥肆於宜興縣之湖濱所交
皆一時端士貧病者不計償否概與藥且診視再三往必
力盡乃已賴以濟者歷有其人肆之後屬居室有嫠婦貌
偶褻狎先考變色退歲終易居停主祕其事後嫠婦悔艾
自言非柯君幾喪節人始知先考之陰德焉久之挈家宜
興每歲清明前歸省墓收租息見孤寡無依量力周之啓
盛公疏屬也其妻寡居有年矣子三寶愿而缺家業淪替

無以爲饗殮先考歲給穀如干且豫儲棺槨之費既歿先考歸三寶來謁憫其困贈之錢七百歲以爲常他年委兄省墓三寶復來坐久顧兄曰七百錢待索耶兄駭愕謂素不聞負若債詢從兄始悉其故與之亦不謝竟持去族黨粲然兄後復命畢先考曰兒歸時吾恩息未及語三寶何尤乎辛巳春遠祖全三公下四支以管帳人全忠侵蝕公項數爭鬪勢洶涌將赴邑訟適先考歸解之曰訟則族誼兩傷公項且立盡而祭祀之不恭更無論矣弗聽請出己貲演劇安祖代全忠承所負四千文付息者三年衆憤乃平而產實微薄終先考之世田未盈十畝也癸巳閏三月

蘭雪集

卷七

十六

藏修齋

胡孺人卒丁未六月朔八十誕辰遠近多祝嘏者先一月避暑於荆溪縣湖汊僧舍賦詩二章云虛度光陰八十年不因毀譽欲爭先生逢 盛世隨時樂正契無求寡慾天守分辛勤賦性柔一生木訥少機謀常培心地輕名利任意逍遙得自由是秋兄歿肆中歲杪不孝奔赴稟請還鄉先考曰自汝兄司事十餘年負債至五六百金吾義不負人倘天假四五年得一一償訖乃歸耳越二年己酉八月兄子寧生秦死不孝泣請挈家歸不可請畱侍左右堅不許曰吾惟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異日扶柩歸葬是汝責矣因出示自悼詩云非無遠慮罕言利財帛何緣

爲我來方便待人秉拙性仁心接物本愚才敝衣淡食吾
安命集木臨淵分所該八十有三無積蓄百年贏得世人
哀不孝讀之慟哭先考手揮曰汝趣裝去何哭爲又二年
壬子債負粗畢始克奉侍言旋二月八日抵家望後葬兄
嫂猶子四月十七日先考卒距生於康熙戊子享年八十
有五葬鳳皇山之隱客輿先考生平敦篤古道惡谿刻戒
浮華抑奔競口無擇言動無過舉在外在家皆繫人思念
所務祇日用行常而至之有甚難焉者方不孝之歸自戊
戌也歲寄訓誡皆本古聖賢格言謹約舉數條一云爲人
修己以敬主忠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己所不欲勿
蘭雪集

卷七

七

藏修齋

施於人守分安命無作非爲勉之勉之一云爾旣遊庠須
謹守謙恭勿樂驕樂自古器有大小審所養察所安自求
多福切莫涉辭訟作中保虧品行有傷陰隲事循禮義行
遵聖賢得踐有恆可也一云爾名列官牆身受館穀鄉試
豫期不得家務艱難亦非易處古言士窮見節義但願守
分安貧切莫妄行非義自有好日在後思之慎之蓋卽先
考之教不孝而其所以自處者大略可見卒之前一年嘗
手記榮枯數紙末云我一生勞碌不敢放蕩是非不爭不
入茶坊酒館不好穿著不貪美味不樂嬉遊不近賭博惟
儉惟勤一生質樸大概貧富苦樂有命吾安吾命不敢怨

尤又云我一生喫虧者賦性愚弱一命薄無運二所學者博雜而不專三無口才動人四不與世俗浮沈五不計較錢財六不能結交朋友七不喜私藏積蓄八此終身之病也嗚呼先考志行如是不孝存不能效捧檄歿不能邀誥贈其為天壤罪人尚何言哉今犬馬齒五十七顯揚望絕更無他待每一念及刻骨痛心不啻坐針刺中爰條繫如右四方君子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詳先考之志行而賜之傳誌俾潛德幽光永垂不朽豈惟不孝感銘靡涯先考亦均受賜矣不孝柯振嶽謹狀

蘭雪集

卷七

大

藏修齋

節孝張安人墓誌銘

安人張氏

敕贈儒林郎姚銘山配也性幽靜幼嫻姆教年二十于歸
善得舅姑心時銘山習舉子業安人篝燈佐讀恆終夜不
輟越二年舅廷棟卽世又二年銘山病臨歿惟老母是屬
安人呼天搶地幾死者數矣姑某孺人泣語曰吾所恃一
子子天恃媳媳今日死吾明日從媳後耳且媳懷娠數月
萬一天未絕銘山一縷之延於是焉在此銘山絕續所繫
不獨老身一人已也爲老身計在媳爲銘山計尤在媳媳
今日死吾明日從媳後耳安人收涕謝姑後數月子紹周
蘭雪集

卷七

九

藏修齋

生遂以養姑鞠子爲己任姚氏家素貧頻遭大喪室罄如
洗安人藉紡織以養邁姑哺襁襦飢寒困苦之狀多人所
不忍言者鄰母有憐其無依風之嫁且謂後日甚長呱呱
者成立難豫期安人曰寧求乞以撫孤無改嫁以失節吾
志決矣孤之成立與否天也無孤固當矣志孤在而棄之
何以對吾姑何以見死者於地下旣姑歿寤益甚或饘粥
不繼無一怨尤語如是者幾二十年安人雖獨子甚珍乎
然義方不稍借紹周亦克承厥教年十四奔走姑蘇弱冠
後家漸起歲時歸省罄所有具甘旨色養怡然安人嘗懷
慨語曰吾境處萬難非心堅鐵石鮮不爲所奪念族之無

依而失守者苟稍足資生孰不樂以節見兒異日能寘義
田以卹寡乎紹周承母命力爲之迄今漸有成緒而族黨
之好義者亦莫不感歎願捐貲以廣其田卒於乾隆戊申
歲享年五十有一嘉慶己未申請曰

旌表奉

旨建坊里門庚午歲復援例請

誥命

敕贈安人嗚呼此豈安人始念之所及哉方其茹荼飲檠
止求上不愧於姑下不愧於夫耳烏知標貞節者風高百
世讀

蘭雪集

卷七

二

藏修齋

誥命者

恩錫九天有如是之兼膺異數者乎然自人視之惟安人
宜有是子宜有是坊宜有是

誥命更不待亢宗之日坊旣建

命旣錫而後足爲重也自古忠孝大節其不朽有在食報
外者類如此子紹周布政司理問孫三曾孫一其卒也與
銘山合葬於呂清橋之南高原銘曰

惟松柏有心惟竹箭有筠惟安人之節困極彌伸義田卹
寡枯骨生春畱香不滅視此貞珉

袁檢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友禮字維恭別號檢齋名宦袁濱陽八世孫也兄弟三人行二幼失怙恃稍長喪兄家貧甚未冠之吳興服賈辛苦備嘗繼轉徙蘇郡受知族祖聖儒家日以起微特寡嫂慰其苦節而大父以垂白之期易憂戚爲歡愉者且十有餘載自常情視之順風揚帆勢不得遽泊先生則年未五十而抽身歸矣袁氏爲吾邑望族簪纓奕葉代有聞人先生雖以貧廢學屬望嗣君者甚大息駕後延名師課讀不以遊庠稍懈向使先生生長富厚樹立又當何如人徒見其貨殖起家而不知志行之超卓有古君子莫能尚

蘭雪集

卷七

主

藏修齋

者姊適魏君某歿繼室生一子旣夫婦俱亡式微甚歲丁巳先生出于餘金邀魏之宗人爲買祀田十數畝餘悉畀其子曰此故魏氏物也詢之曰昔姊鬻嫁衣舉白金三兩屬就時令適盈若干數特人莫知耳吾豈因姊歿而稍負耶魏氏咸歎息詳其事族譜以誌不忘昔金人宋可其姑嫁大姓橐氏夫與子皆兵死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後姑得橐之疏屬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置酒會鄉鄰歸其金鄉里用是重之子謂其姑挈所後來省未必無心先生不以人莫知而負死姊更過之矣其他戚屬之無以養與葬者若外祖洪氏則碣其墓置祀產德配之慈母則養且葬

之凡所以體考妣之志而敦任卹之誼者皆可爲鄉黨法
以嘉慶丁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一配蔣孺
人子一奎庠生孫四曾孫一其葬也命中分墓地而以其
右葬弟鑑齋君初鑑齋君早世先生痛之顏其堂曰萼輝
及卜吉鳳麓而生壙成曰生吾不能長聚死吾不忍暫離
銘曰

德基孝友義貫幽明羸金非尚林下風清絲絲鳳麓鬱鬱
佳城蒼松翠柏猗與先生

蘭雪集

卷七

主

藏修齋

董進聲先生暨配葉安人遷葬墓誌銘

先生卒於乾隆四十年乙未配葉安人卒於五十四年己酉初葬玉屏山錢宮詹竹汀表其墓矣越嘉慶九年甲子遷葬縣西二十里李園奧鵝觜峯之麓今丁丑夏其季子汝霖手行狀屬誌銘於予予曰古有改葬無遷葬如子爲大夫第改其士之墓飾而已遷則啓壙移棺甚者掇拾殘骨無復全骸其忍爲此者大都惑堪輿邪說而不勝富貴利達之熏心也君奚爲而出此汝霖曰是說也我二昆嘗命之矣惟是初葬時運土築石功最堅厚歲久漸受水墓左右大木根且中穿每當寒食拜埽心驚悸不得寧卽二

蘭雪集

卷七

三

藏修齋

昆亦意謂宜遷特其事非常未敢輕舉如是者已有年然目睹二親爲水木所厄長此因循心更何忍久之得今地猶恐未吉也遲之三載驗土色頗佳計始決比啓舊冢水積根盤二昆皆深悔遷之不早此實萬無如何之勢也幸棺俱無損與拾骨懸殊差可告無罪於先人乎予曰君苦心若是其又奚歉爰諾而不辭按狀先生諱華鏜字進聲漢董孝子黜六十世孫考諱璉上舍生

馳贈儒林郎妣葉安人繼妣葉孺人曹孺人兄三人初攻舉業爲養親計就時楚蜀客有負金至五百鍰者先生置之且爲善後策人雖笑其迂未嘗不高其品也旣而囊有

餘貲遂返權侍養不復出母病窮於醫禱天刲股投湯中
病霍然愈越一載母歿哀毀幾至滅性事繼母皆竭誠盡
敬父歿讀禮三年足不越戶外仲兄華鏗客死虞山先生
加禮寡嫂擇吉士壻兄女厚嫁之復遇諸兄失火爲拊擋
一切不因分居稍異而戚友之待解推者更不一其人也
卒年四十有六後長君援例請

勅贈儒林郎安人年二十四歸先生奉上接下以孝謹聞
雖已相夫成家躬勤機杼布素不破敗不易見鄰里豔妝
者顧謂子婦曰古之稱賢媛者當不然矣尤不喜佞佛曰
舍其婦職而匍匐梵宇以冀冥冥之福是爲大惑至縉流
蘭雪集

卷七

五

藏修齋

浴門乞食則又一概施之曰吾哀其窮餓有類於鄉黨之
無告者非爲佛家弟子也卒年六十有二子三人長景潤
候選州同次景澄太學生次景沛卽汝霖歲貢生孫七人
曾孫三人銘曰

事親庸德禮曰無方時乎遭變安得拘常命危呼吸痛迫
中腸苟有可療赴火蹈湯曾是刲股而議毀傷當其把刃
天地低昂一心惟母計較盡忘縱令不幸身先母亡我知
孝子意氣揚揚矧邀天鑒重侍北堂事非爲法願則已償
維彼內助鴻紫齊莊婦道彤管垂芳李園之奧鵝觜
之岡無蓄水木視昔允臧卜遷非偶靈爽相羊于嗟潛德

歷久彌光

蘭雪集

卷七

三五

藏修齋



余君尹東墓誌銘

余君尹東諱思敬慈谿人先世諱應暘者始自邑遷居南鄉大父偉玉父仁錫君兄弟四人長紹堂三飛林皆庠生君與季西林隸名太學年十六之武康佐其父理計然業暇則讀通鑑論古今成敗動中要害而於童年所讀諸書尤終身不忘仁錫公既歿紹堂飛林亦相繼卽世母陳太君七十歲後居恆鬱鬱君歲時歸省奉觴上壽述客中奇聞異事以博歡笑閒或微忤則多方請罪必得釋乃已及太君壽終八十餘猶哀號若孺子焉君有才識遇事能斷與人交議論侃侃不稍依違親友有諮於君者雖事勢多艱人盡束手必竭蹶以求一當諸子或勸止之則曰濟否未可知吾之心不可不盡然事亦鮮有不濟者中年謝事歸與羣從金城載煌靜溪豐南諸君歡聚有一味彼此招飲日以爲常君固豪於酒亦未嘗竟酣醉也余氏鄉居雖久未有宗祠偉玉公舉六子而家業始振至君羣從十餘子姪行數十而支派日繁君創議偕羣從建祠始於嘉慶辛巳春壬申冬告竣宗祏旣妥更廣置祀產爲曾祖妣朱春秋特祭崇節孝示諷勸也其羣從固勇於義然非君素行足以信之豈易得此初君外祖陳公無後陳公之內弟馮公亦無後馮公老儒偉玉公迎養之君兄弟嘗從受學

者也馮公歿陳太君遷其配合葬且遺令析產供陳馮祭
掃已多歷年所矣君以爲有祭掃無粟主死者魂無所依
則生者心猶未盡乃於建祠之次年與季弟及猶子輩建
渭陽堂以承母志暮年羣從彫零交知皆衰老多契闊君
亦微艱步履獨酌之餘時時倚杖柴門矻望山光野景輒
陶然自樂卒之前二十日忽治庖東老友楊對清王介三
諸君譙談竟日豪興不減少年人咸謂此會非偶然云君
生於乾隆己巳卒於嘉慶丙子享年六十有八配沈氏繼
邵氏皆先君卒合葬於河頭市之原子二崐瑛沈氏出崐
坪邵氏出諸孫幼銘曰

蘭雪集

卷七

二十七

歲修齋

非直才也要之以誠旣孝而友何忝所生不祀非族義炳
日星渭陽念母禮起人情爲君誌墓彷彿生平

